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時間,前進呀!

開明書店



本書故事提要

這本小說只描寫一天的事情，描寫一班混凝土工人們的社會主義比賽，努力要造成世界記錄。主持這比賽的是個年輕工程師麥加利。他爲了工作，一天不吃飯，忙得要命。但他的創造記錄，是爲的加快建设，不是爲的出風頭。所以事先安排得非常週到，顧到出品的量，也着重出品的質。同時資格比他老，地位比他高的值日總工程師納爾夫，卻反對競賽，說工作是工作，不是比武，不能亂來的。麥加利不聲不響，只拿事實出來。

在工作時，班長舒勤可的愛人偏巧生產了，急得他什麼似的，一面送她上醫院，一面又怕耽誤工作。手下的弟兄裏又有一個壞蛋，不肯做工，幸而有少共真理報的一個年輕書記，幫着工作。

在這二十四小時裏，故事是一步比一步緊張，工作時也出了幾個毛病，像省不來的水忽然沒有了，原料不夠了，有人搗亂。但這些困難一個一個的克服，結果成功。

除了一二個壞蛋和落後分子之外，一切工作人員，個個全心全意的努力。爲了工作，可以一天不吃飯，可以不管愛人的遠離，愛人的生產。但同時不是冷冰冰的沒有人情，不過先公後私罷了。工人兄弟的愛情，在這裏描寫得極爲動人，尤其是寫另一班班長哈麻夫眼看舒勤可要失敗了，趕緊

把本來要當作自己爭光榮創記錄本錢的技術上祕訣，告訴了他，使他成功。

本書原作者爲卡達耶夫。中文譯本有「時間呀，前進！」，林淡秋譯，三聯書店出版。

本書主要人物

麥加利 新建設區第六段工程師，做事小心謹慎，在他指導之下，創造了造混凝土的世界記錄。

科耶夫 工廠監督。爲了工作，連愛人要走了也沒工夫和她好好談一談。

克娃 科耶夫的愛人，受不住新建設區的不舒服生活，是個還忘不掉享受的女人。

舒勤可 混凝土第三班班長，突擊隊隊長，世界記錄就是他一班創造的。剛到建設區時候連字也不

識。後來用心學習，努力工作，做了黨員。

芬尼 舒勤可的愛人，老遠趕到新建設區來和他同居，不過她不是要倚靠他，仍舊要自己做工，經濟獨立的。

蘇娜 藝術工場的工作人員，愛了麥加利。

馬夏 是個監工，性急得很，只想造成新記錄。

哈麻夫 也是混凝土班長。一方面要和舒勤可競爭，一方面卻幫助舒勤可創造新記錄。

特利 少共真理報書記，認真研究混凝土工作，幫着創造紀錄。

納爾夫 新建設區值日總工程師，資格比麥加利老，但是思想落後，死守住老規矩，反對加緊工作。

賽恩可 工人裏面的反動派，賭錢，怠工，還引壞別人。

柴吉夫 歡喜賭錢的工人，後來覺悟了。

葉哥羅 美國工程師。只想積錢回國去再賺大錢。存款的銀行倒閉了，急得自殺。

一 二三百零六作混凝土

六點半，鬧鐘朗朗響起來了。麥加利原不靠鬧鐘驚醒，他一向在六點鐘起牀，今天也是一樣。一起牀，他就在心裏算：八除三百零六，再用三十八又十分之二除六十。三百零六是混凝土的作數，八是工作八小時，六十是一小時六十分。這樣一算，就算出哈科夫地方的混凝土工人，能在九十秒鐘內，做成一作混凝土。照書上說來，做一作混凝土至少要花六十秒鐘，九十減六十，只差三十秒鐘，就在這一點點時間裏，既要搬運原料裝到機器上，還要舉起漏斗！來得及不及呢？說說是可以的，做做行不行就成問題了。照這裏建設區的成績，本領最好的混凝土工人部隊，每班做到二百作已算括括叫了。哈科夫那邊卻做到了三百零六作！

麥加利是個年輕工程師。他這時手裏削着黃鉛筆，耳朵裏聽到小山上開礦的爆炸聲。他翻開五本標頭燙銀的硬裝厚書，在一張報紙邊上寫下摘記和算式。報紙上的快報實在沒有說明什麼，數目字太不準確了。至於正式參攷書上所說的六十秒鐘，又似乎不大可靠。他有許多事情都不明白，譬如說勞動前線情形怎樣？運輸情形怎樣？機器能力怎樣？人數多少？離開倒混凝土的地點有多遠，漏斗要舉得多高？不知道就只好猜。

他走出房去。這旅館四面通風，風很大，刮得灰塵飛舞。走廊上有三個人正在爭論，麥加利走上前去問他們在談些什麼。其中的一個胖子理也不理，面朝別人，說：「我們在說水管壞了，五層樓的洗臉間全關了門……」接着轉過身來，面向麥加利，一副厭惡神氣，說：「……我這一隊裏要是有人誰想做二百六十作，不要說三百六十作，媽媽的，我就把這狗養的一腳踢出去，不管他是什麼大工程師！」這胖子說完走下樓去，氣烘烘的，走了幾步卻又回了上來，說了句：「這是建設，不是比武。」

麥加利一聽就明白：哈科夫工人的新紀錄，這裏的人們已經個個知道。這是他求之不得的，時間不能放過。他奔下樓去。樓下有四十名左右新到的工人，坐在行李鋪蓋上面。旅館裏原有二百五十個房間，可是都住滿了人，新工人還是每天有得來，那就只好在這裏臨時睡地鋪了。

麥加利急忙忙穿過行李堆，擠過人叢，跑到電話機旁邊。中心站的電話員一聽就知道是麥加利，先告訴他監督科耶夫一天一晚沒有睡覺了，還不算離開工場。他的女人今天要動身上莫斯科，回到前夫那裏去。再提到哈科夫工人的成績。末了纔說：「我給你接通了第六段小組。」這一段是歸麥加利管的，大家認為最重要。

和科耶夫通過話，麥加利又打電話給中心站，關照九點鐘給他接通莫斯科長途電話。然後回到房裏，匆匆穿好皮服。沒有水，臉也沒得洗。在面巾上吐了些唾沫，胡亂擦了下鼻孔，揩了揩眼睛，戴上一頂顯得寬大的破帽子。鬧鐘上是六點五十分。直奔樓下飯廳，餐桌上放好夾着燻魚雞蛋的

麵包，可是排隊等吃的人太多了，時間寶貴，他寧可上工場去吃。

走到門口，給一個斜視眼的傢伙喊住，問他幾時到哈科夫去看看。他回答了一句：「等等再設吧，」就問正在門口等送工程師上工的馬車夫，誰到第六段。誰知上第六段的車夫到醫院去了。好在離第六段不過二公里路，麥加利決定步行着去。陽光照地，和風迎人，他匆匆前行，腳尖幾次踢進泥土裏。

一一 列車東駛

這是五月裏，國際列車向東飛駛，一路上綠色的景物掠過窗口。革命也向東疾進，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阻擋得住它。它一定要趕上西方。慢了便是落後，落後就只好受人欺凌。舊俄落了後，一直挨着打，給蒙古的可汗打，給土耳其的地主打，給波蘭立陶宛的地主打，給英法的資本家打，給日本的貴族打。因為軍事，文化，政治，工業，農業樣樣落後，只好一直挨着打。

列車裏有個女客叫芬尼，每逢靠站時她總有點害怕。她坐的是硬車，就是鋪位用硬板的硬車。車到莫斯科時，她得從布梁車站轉到喀山車站，路有一大段。她懷着身孕，端着旅行袋搬到月臺上。人擠得很，有的幫她，有的罵她，有的可憐她，有的推她擠她。她緊緊捏住一個小淺包，手上戴着一

個銀戒指。她和柯斯卡沒有辦過婚姻登記手續，但她一發覺懷了孕，就去買了這隻戒指戴上。戴了戒指她以為就算結了婚。此去就是找那個男人，爲了登記。至於他，也許不想再認識她，也許已有了一個女人，誰知道呢？連他的住址她也不十分清楚。但不在他身邊，她覺得怪冷清，而且頭次懷孕，心裏有點害怕，所以不怕辛苦，要去找他。

在車站上，她坐到夜快，沒有吃一點東西，又擔心東西給人搶去。人覺得噁心而且頭暈。好不容易上了車，她又自作聰明，走進搭客較少的車廂，以為可以得到坐位，誰知都不是她應坐的，末了只好到了最擠的一節裏，已經沒有坐位了，幸而有好心腸的人讓出了一個給她。她把旅行袋塞在坐位下面，還用腳管住它。總算一切停當了，謝天謝地。

二二 坐在套鞋裏

第一班工作要在早晨八點鐘結束。監督科耶夫已經一天一夜沒有睡覺，打算第二班開工之後，回家一趟。他必須跟克娃談一談。但接著又有事情和哈科夫接洽，時間已不由他安排。一晚上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克娃也許跟莫斯科方面通過電話，也許她的女兒在莫斯科病倒了。

天剛亮時，克娃來了個電話，科耶夫聽不明白她說什麼。她在電話裏哭，嗚嗚咽咽的賭咒罰誓，

說她只能這樣做，說她的確愛他。科耶夫接着這電話覺得很窘，四面都是生人，都是通宵在小組裏工作的。人聲嘈雜，有的懇求趕快發錢，有的要接麵粉廠電話，要搬夫，喊監督，報告數目字……他在電話裏只好喊：「我聽不清楚！」說得響一點！聽明白了，再大聲對她說自己不能立刻回家，要她慢一點走，車票慢一點買……他又患着傷風，鼻子發塞，呼吸不靈，眼睛發燒。這裏白天太熱，晚上太冷，真容易傷風。

第六段寫組書記羅諾夫，工作辛苦得眼皮浮腫，出了小組辦公室，走到走廊上。這裏還留着夜色。他走到一個門口，門上寫着別字連篇的字句：「同子們！你們因該有點良心這是第六段的藝術工場請你們不要進來不要打告我們你們不看見人們在工作嗎？」

藝術工場小得很，兩個男孩子正用刷子在糊壁紙，反面寫防火標語。窗前地板上斜坐着蘇娜，正用淺藍色油漆油着一個十字架。羅諾夫的圓臉探進工場，一面喊：「喂，喂，孩子們！」一面遞進一張紙片去。

孩子們一點不注意他，蘇娜來接過這張紙片，一面問：「是什麼呀？標語？」羅諾夫說是通告。她問什麼時候要，他問什麼時候可以好。「半個鐘頭行不行？」他問。「幹麼這樣急？」蘇娜說。

有兩個孩子一言不合要動起手來。蘇娜趕忙喊道：「不要打架！」羅諾夫這時走進房裏，問了句「什麼事情？」蘇娜一本正經的說：「他們在作個人比賽，看八小時內，誰字寫得最多。從半夜裏

寫起，一直寫到現在了，脾氣就變得粗暴了一點。」

羅諾夫看了看墨跡未乾的字紙，笑笑說：「貪多嚼不爛，字都寫錯了。」這兩個孩子不服氣，一個說：「少來教訓我們，你自己的又有多好。什麼人都跑到這裏來，打攪我們的突擊工作。」一個卻說：「我們還沒校對過呢。」

蘇娜看過羅諾夫給她的紙片，眉開眼笑的說：「這是真的嗎，羅諾夫？天保佑哈科夫！」羅諾夫回答她：「的確確。」再問她看明白了字句沒有，關照要寫兩張，一張去掛在飯廳裏，一張掛到監督辦公室。但她卻說：「另外還要一張，爲了舒勤可的便利，把它掛在第三班工人宿舍裏。」羅諾夫想了想，說聲「好吧」，就走了。

但蘇娜卻喊住了他，說：「通告裏插一幅圖好不好？我來畫：蒼蒼的天，四面是樹，還有太陽。我們的做混凝土工人坐在套鞋裏，給哈科夫工人用根索子拉着。」羅諾夫不答應，說：「不要胡鬧，你們東塗西抹得夠了！」

誰知道這句話觸怒了一個素來努力工作的孩子，老實不容氣的說：「東塗西抹？難道畫得不好？要好你自己畫去。什麼人都充我們的顧問。你也來，他也來，只知道打攪我們的突擊工作！」還有人說：「都給我們滾……」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羅諾夫雙手掩住耳朵，奔了出去。

四 性急的監工

長長的火車在慢吞吞的前進後退，使科耶夫一時穿不過鐵路來，只好等着。他看一看錶，七點二十分。第二班女工排坐在地上，嘻嘻哈哈的望着疾轉的火車輪子。監工馬夏正從工廠跑向鐵路線來。火車在他和科耶夫之間駛過。馬夏望見了他，就高喊：「監督同志！」他的聲音本來尖得很，連死人都能叫醒來。可是科耶夫竟沒有聽見。他在鐵路口子上蹣跚來蹣跚去，心事重重，自言自語：「到底……能這樣下去不能？不能。能夠胡胡塗塗的下去嗎？決不能。好吧。那末怎麼辦呢？非得決定一下。決定什麼？應該決定一條路，不是東就是西……」他的面孔本來容易變化。現在蹣跚來蹣跚去，鼻子抽動着，臉色一忽一變。到底，女孩子可以從莫斯科領來。女孩女孩，這是藉口罷了，這裏有的是孩子，有什麼不舒服。託故罷了。她應該寫信給丈夫，告訴他這裏的一切。必須拍電報去。拍急電。我們不是蠻不講理的。他是黨員，不會不明白……」

馬夏再喊一聲「監督同志！」科耶夫還是不聽見。他耐不住了，跳到開得慢慢的火車上，再跳下來，喘着氣，喊：「科耶夫同志！」

他纔如夢初醒，問他：「完工了？做了多少？」馬夏報告做了九十立方尺！一臉高興，雙目發

光。

科耶夫只是默默的走到工廠，把報告按在門上，用鉛筆簽了字，再問一句：「第二班上工沒有？」就不再說什麼了。馬夏做了九十立方尺，科耶夫竟是冷冷的，這有點兒反常！但馬夏只好快快的把報告塞在帽子裏，按規矩回答：「第二班已經集合了，監督同志。」

大門上釘着許多通告，有的是「閒人莫入」，有的是「嚴禁吸煙，違者當場罰三盧布」。有一張是「到九月初，必須完成第七第八兩座電池」。通告上面還五顏六色的加上畫：紙煙像工廠煙囪那麼粗，一柄大掃帚掃出閒人；一隻奇形怪狀的飛機，翼上標着「七」「八」兩字。廠門口有個衛兵，因為認識科耶夫和馬夏，並不要通行證。廠的内部大得很，放一隻頭等大輪船也不嫌小。

馬夏走在前面，偶爾回頭瞧一眼科耶夫。科耶夫還是默默的，咬着嘴唇，眉毛一動一動。做了九十立方尺的馬夏實在得意得很，科耶夫的冷淡，照他老脾氣本來忍不住，但既然是全世界有名建設廠的監工了，可不能亂來。他一起起誰說過的「監工一定要做到革命紀律和良好舉動的示範。」心裏不禁高興。監督既然不響，監工怎好亂說。他又十分明白，不論科耶夫還是麥加利，誰也不肯讓工作遲慢，他們明明要勝過哈科夫。不過馬夏好勝。哪一班打破紀錄？在什麼時候？如果打破紀錄的是第二班或者第三班，那就很好。要是第一班呢？第一班十二點上工，馬夏的值班卻到十二點為止。那不是如果打破紀錄的是第一班，什麼都沒有他的份了？這夠惱人。這可不成。馬夏想

到這裏再也忍不住了，又開了口：「科耶夫同志……」

一輛大貨車迎面駛來，把他們兩人隔了開來。車上的溼混凝土落下來滴在科耶夫的白鞋子上面。他這雙白帆布球鞋，本已髒得成了灰色，但他還是用手帕揩掉它。馬夏心急得幾乎想罵科耶夫是「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但顧到體面身份，他只好說：「監督同志！也許我一生再不會有什麼快樂了……你要打我就請……對不起……不過這可是事實！我要給你三百五十作混凝土。少一作……你就拉下我的帽子！孩子們說保管做到。向第二班下命令吧，同志，一定有好結果的！」

在後邊，混凝土正從車子上瀉下來，工人們在第五座電池的爐竈下邊澆混凝土。他們走到第六座電池，科耶夫含含糊糊的連說了幾個「好吧」。他向前望去，想望見麥加利，但麥加利不在。科耶夫加快腳步，向前走去。

五 帶着紅旗坐烏龜

突擊隊分三班，各有班長，大家就用班長的名字稱呼全班：哈蘇夫班，友梅夫班，舒動可班。這三班給人畫成三張漫畫，釘在監督辦公室門口。漫畫畫得很大膽，一張畫隻烏龜在地上爬，一張畫隻小馬在爛泥地上走，垂頭喪氣，拖着尾巴，還落眼淚；一張是部腳踏車。

第一班已經完工，第二班還沒開工，搭建架的人耽誤了他們。這兩班的孩子們在談論這些漫畫。畫是蘇娜的設計，用烏龜，小馬，腳踏車代表三班的工作。原來算得公平了，不過畫要掛到十天纔換一次，而八天以來，情形已經大變，哈麻夫推進到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程度，舒勤可沒有進步，友梅夫追過了他，還趕上了哈麻夫。論理哈麻夫班應該改畫成引擎，友梅夫得畫汽車代表他。可是舊畫還得掛三天。這使哈麻夫班的那個瘦小子，看了烏龜發恨，說：「爲什麼是烏龜？怎能算是烏龜？誰肯做烏龜！」但是友梅夫班裏的一個嘻嘻哈哈的孩子，卻說風涼話：「坐在烏龜上真也難受。哈麻夫班原是坐慣汽車的。」這可犯了哈麻夫班的衆怒，一個說：「你們坐在小馬上很舒服？」一個說：「本來囉，他們除了小馬，一生沒見過別的東西！」有一個還翻老賬，說：「上次他們還坐在火車裏奔呢！」那嘻嘻哈哈的傢伙也怎肯甘休：「你們呢？你們二十天離不開蝸牛！還放不下紅旗，到處拖着走。帶着紅旗坐烏龜，羞死人！」

許多工人圍了上來看他們鬥嘴，有的穿雙樹皮鞋，有的赤腳，有的穿着罩袴，有的沒有，上身的衫子也各式各樣，各班的人都有，但有一點相同，個個年輕活潑，眼光有神。

雙方還是舌戰下去：

「我們今天七個鐘頭做了九十立方尺，怎好說是烏龜？」

「我們前天就做了九十六，昨天一百二十！」

「九十五好不好！」

「九十六是九十六！他們在辦公室給少算了一立方尺。」

「你在路上潑掉許多。混凝土是多麼值錢的呀！」

「又不要你出錢。」

「誰出錢？」

「辦公室。」

「笑話。大家聽聽看。你抱着這種念頭，只好一生騎小馬！」

哈麻夫皺着眉頭走出辦公室來，腳穿得獎得來的新靴，拖着一面大紅旗，這是兩個月前本班工人得來的光榮。他們真當它寶貝，走一步帶一步，上工下工，都在紅旗下一邊走一邊唱，連去看戲也帶着。哈麻夫是韃靼人，滿臉大麻子。他斜看了烏龜一眼，把旗桿敲着地，說：「他們打敗了我們兩次，叫我們坐了八天烏龜。再坐兩天，我們便要給人當笑話講了！」他恨恨的把紅旗一插，叫全班的人都站在旗下。

「齊了？」他問。

「一個不少。」

「走！」

全班的人跟在他後面：一個瘦子問他：「哈麻夫，哈科夫怎麼樣？」他咬一咬牙齒，頭也不回的回答道：「管他。哈科夫工人等著看顏色吧！」

一個做搬運工作的女孩露沙，清楚尖利的唱起歌來，男孩子加入合唱。歌聲，旗影，人羣，慢慢的過去了。工人從工廠回到宿舍，好像從前線得勝回來似的。

六 樣子天天在變

麥加利向工廠行去。半路上碰見凡·西夫，他是舒勤可班裏的一個青年共產黨員，綽號史密太。

「哪裏去，凡·西夫？」麥加利問他。史密太向工廠一指。

「爲什麼這樣早？」

「也不早了。」

「舒勤可什麼時候上班？」麥加利問他。「下午四點鐘。」

「是的。」

他們隨隨便便的問答着。彼此很明白對方心思。麥加利明白舒勤可班已經知道了哈科夫工人